

海峡谈屑

张铭清 著



自序

记者写杂文，而且居然出集子，似有点不务正业的味道。人家出集子，多请名人名家作序，借名人名家的知名度，多少也能提高作品的规格并扩大作者的影响。我却自己作序，有打肿脸充胖子之嫌。这两点加在一起，好象有点不大识时务的样子。

我这一辈子横竖也不打算当什么俊杰（其实有这个奢望也是白搭），识不识时务似于前程关系不大。只是觉着该干的事便抓紧去干，努力去做就是了。至于别人怎么看且不去管他。

新闻界的老前辈邓拓提倡记者当杂家，他自己就是个名符其实的杂家。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杂文名篇，谁能说他不务正业呢？其实，杂文杂文，不仅文杂，作者也杂，唯其杂，才显示出它的个性来。

至于序，无非是介绍评述作品和作者，说明出版意图、编次体例，或对作家作品及有关问题加以研究阐发。作者请名人名家作序，那本意也是借助名人名家之渊博的学识和影响，更好地完成其介绍评价、研究阐发的任务。如果离开了

作序的旨意，仅仅为提高作品和作者的身价计，强名人名家所难，那勉强作出来的序也就徒有名人名家之名。一不介绍评价作品作者，二无问题的研究和阐发，顾左右而言它，那么这样的序恐怕与广告相去不远。其结果，既有损于名人名家之名，书作者又有沾名人名家的知名度之嫌，原先提高身价的想法可能要落空的。明乎此，便决定自己作序。

但不知这不识时务的谬论，读者以为然否？

1987年岁末于福州屏山

目 录

自序	1
从“马拉松”到“百米跑”	1
扫把与泥菩萨	2
正必压邪	3
加法与乘法	4
“缴学费”新考	5
为人才开路	6
“老演少”和“少演少”	7
怎样看待“改正右派”	9
从39颗图章想到的	10
退休不休	11
寻常与不寻常	12
礼物的异化	13
陈招娣受委屈的联想	15
请外宾吃地瓜的启示	18
“饱人缺粮”与农村文化	20
“喧主夺宾”	22
挂名一例	23

大环境与小房间	24
“贿赂”小考	27
“禁而不止”考	20
“方块”与“鹅卵石”	32
说“架子”	33
身教种种	36
煤的品格	28
触书方法谈	40
共产党的像	42
“只要主义真”	44
理想与实干	46
冲上去与退下来	48
析“老婆干的”	50
罗健夫的“官”观	52
“从政先信于贵”的断想	54
台上与台下	56
吕端大事不糊涂	58
排队拉杂谈	61
“要使将来暗点头”	63
也谈“偕夫人同行”	65
寓教于乐 善莫大焉	66
为富且仁	68
帽子与牌子	70
“研究”之研究	72

说“霸”	73
陋室生辉	75
蜜蜂与建筑师	77
“卖艺”今昔谈	79
认证不认人	81
打篮球与办公文	83
话说“打屁股”	85
进谏与纳谏	87
想起了虎门销烟	89
“少”上阵的忧虑	91
28与27	92
比金钱更宝贵的	93
说“碰硬”	94
乡规民约不是“惩规罚约”	96
检查团也得定责任制	97
如此“误工补贴”	99
牛挽具、未来学及其他	101
想起陈嘉庚的一封信	103
排外与媚外	105
“无功即有罪”	108
“彩礼”——荒山	110
有水快流	111
且说唐僧的坚定性	113
缺人与超编	115

比“三十条”更宝贵的	116
要尊重，不要依赖	118
打虎今昔谈	120
金世宗用人管窥	122
从“笑咪咪”到“嚎啕大哭”	124
“上班不准看书”小议	125
扣奖代罚质疑	127
从推销员说到关系学	129
人才引进之后	131
“走后门”的另一面	133
令人发憊的皮箱	135
接受礼品想到的	137
莫再刻舟求剑	138
万冠华的算账法	139
“无期考验”的后面	141
说“习惯”	143
董事要“懂事”	145
演讲的资格	146
悲哉，书记改姓钱	148
谈威信	150
坚决抛掉“二号文件”	152
买椟还珠扶微	154
电站里点蜡烛	156
办一个项目回国二十五次	157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59
说说旅游“软件”	161
不会的“会长”	163
往上跑与往下跑	165
一球踢走十几万元	166
检查工作的方法也应改一改	168
服务到家	170
“老年干四化，青年学文化”	172
剖析“钓鱼工程”	174
给人“穿小鞋”者戒	176
弄虚作假与官僚主义	178
招聘之后	180
说“三拍”	182
“好生活是干出来的”	183
检车与执法	185
关于“飞机多，母鸡少”	187
后记	189

从“马拉松”到“百米跑”

最近，一个工厂的厂长告诉我，他们那里立了个开短会的规矩：开生产调度会，每个人发言不得超过十分钟。开会时，桌上放个闹钟，到十分钟就响铃。铃一响，还没讲完的就得停住。那些发言的人为了在十分钟以内把话讲完，就得在会前作好准备，拣最重要的、非讲不可的讲。这么一来，“马拉松”会变成了“百米跑”会。

办任何事情都得讲究效率，开会也是一样。会不可不开，但开得太多、太长，就要影响工作。党中央要我们扭住经济工作不放，一天也不要耽误，我们怎么能让一些无休止的会议扭住呢？所以，要提倡少开会，开短会。

党的五中全会解决了那么多重大问题，才用了七天时间。要是我们所有的会都象“百米跑”那样紧凑，那该节省多少有用的时间呵！

1980年3月30日

扫把与泥菩萨

彭德怀同志曾经用扫把和泥菩萨打比方来告诫干部：“我们要象扫把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象泥菩萨一样让人们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菩萨看起来很威严，吓人，可是经不起一扫把打。扫把虽然是小物件，躺在屋角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家都离不了它。”

彭总这一席朴实而富于哲理的话，多么耐人寻味啊！彭总自己和许许多多老革命，不正是人民手中的好扫把么？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这些铁扫把横扫了污泥浊水，为建立新中国打扫了基地。今天，又是他们领导人民清除新长征路上的垃圾，为四化建设扫除障碍。但是，也有极少数领导干部，忘掉了自己本来应该是供人民使用的扫把。他们养尊处优，离群众远了；为四化操心少，为自己操心多了。有的还要摆出一副架子，要人们去敬他、吹他、怕他。这样的同志要想一想：有没有变成泥菩萨的危险？

1980年4月3日

正必压邪

俗话说：邪不压正。现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恰恰相反：好人怕坏人。哈尔滨市刑警侯培生在公共汽车内与凶犯搏斗时，就出现了这种现象。

邪气上升，正气下降，是十年动乱的恶果。粉碎“四人帮”以后，正气得到发扬，邪气受到打击。但是有些人还是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哲学，也有的人怕报复，而不敢挺身而出。那些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些人的弱点，才有恃无恐，更加嚣张。

发扬正气，压倒邪气，人人有责，不能看作只是公安部门的事。只有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一旦发现犯罪活动就群起而攻之，才能刹住犯罪分子的气焰，制止他们的不法行为。

邪之所以不压正，是因为邪在本质上是虚弱的，不得人心的。在我国国家里，邪压了正只是暂时的现象。只要人人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正气一定压倒一切歪风邪气。

1980年4月6日

加法与乘法

创造织阔面灯芯绒二十万米无疵布成绩的叶慧英说：“一个人再加倍干，也不过是加法，如果有更多的人掌握了先进技术一齐干，就是乘法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她把自己的先进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姐妹们，让大家和她一起多织布、织好布。

为人民谋利益，为四化添砖瓦，当然乘法优于加法。可是，有的人却不愿做乘法。他有了一些成就，人家上门拜师，他拒之门外。个别单位的领导人甚至宣布：谁走漏了“风声”就处分谁！

旧社会资本家尔虞我诈，以邻为壑，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的。国际上也讲专利，技术秘密也在金钱交易之列。但是，我们的工矿企业、科研单位，为的都是同一个四化目标，哪有自己封锁自己的道理？建设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光靠一、二个厂搞好了怎么行？希望搞技术封锁的同志好好学习叶慧英。

1980年4月13日

“缴学费”新考

“缴学费”的概念，这些年有了新的外延。一个没有条件上的工程上马了，结果半途而废；一个不该开办的工厂办起来了，结果不能投产，由此而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有的当事人便说这是“缴学费嘛”！

“缴学费”在所难免。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缺乏经验，难免走些弯路，造成些损失，经过认真总结经验，就会使后来的工作做得更好些。缴这笔学费，值得！

但是，即便是该缴的“学费”，我们也应该尽量少缴。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底子薄，人民用血汗积蓄起来的这点家底来之不易。我们动用它的时候，一定要瞻前顾后，精打细算，一分钱也不要浪费。缴“学费”是为了增长知识和才干。如果光缴“学费”而不长进，过去走过的弯路还要走下去，那就不能允许了。对于那些糟蹋人民的血汗而不心疼，造成了巨大浪费还以“缴学费”来搪塞的人，人民是有权追究他的责任，甚至取消他的“学籍”的。

1980年5月15日

为人才开路

山东省临朐县新建一个电子仪器厂，缺乏技术人员。向上级要，没有；从工人中一时又提拔不出来。他们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张榜招贤，经过考试，从厂外二十四名报考人员中挑选了六名电子知识基础好的青年，作为技术人员。

人才缺乏是个事实。但是，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被埋没或使用不当也是事实。有的领导人看到地上丢的一个螺丝帽，认为是一种浪费，随时拣起来使用，可对眼皮底下埋没的人才却视而不见。本单位不用，外单位急需还不放，致使一些学有专长的人用非所学，有志难酬。奇怪的是，有的领导人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浪费。

现在，一些单位为了罗致人才，采用了张榜招贤等办法，这是发掘人才的一个新尝试。这样，势必冲破用人制度上的一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为了加速四化建设，必须为人才开路。对用人制度有计划地加以改革，越来越显得迫切了。

1980年6月23日

“老演少”和“少演少”

年过五旬的著名话剧演员覃璐、方掬芬，把十几岁的儿童那天真活泼的性格表演得维妙维肖，真是令人叹绝。为了缩短年龄的差距，把角色演象，她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看到这么大年纪的人还在那里苦练硬功，甚至上屋爬树，真令人肃然起敬。

最近，又在杂志上看到一个材料，年近六旬的著名演员王丹凤，为了演《玉色蝴蝶》里十九岁的日本少女，用饥饿减肥法来进行形体训练。为练出少女窈窕的体形，她一天只吃三两饭。演员们为葆艺术青春产生的这种惊人的毅力实在可钦可佩。

但在敬佩之余，却又使我想到另一个问题。

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毕竟岁月不饶人，五十多岁的人演十几岁的孩子，确实有很大困难。演员顽强练功的毅力和克服困难的精神固然值得称道，应该提倡，但是，作为导演，特别是有关领导部门，应该想得更远一些，除了发挥这些老演员的特长之外，应更多地着手培养出大批新的出色的演员。

著名的评剧演员新风霞最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短文，谈到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演员还很少上台演戏，等到能上台演戏已经是三十多的“老”演员了。这个意见很中肯，很值得深思。

培养接班人，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在同心同德搞四化的新长征中，这项任务尤为迫切。各行各业都要培养接班人。干部队伍有个需要年轻化的问题，演员就没有这个问题么？旧时代有的演员七八岁、十几岁就上台演主角，有的首次登台就砸了“壶”，但是他们没有气馁，没有停止演出，而是继续演下去，终于在十几岁就演“红”了。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多让年轻演员登台？为什么很少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演员成名呢？

老演少并不是不可以，但我们应该向少演少的方向努力，而不要安于老演少的现状，进而把少“盖”住，以至“盖”老了，才让他们演。

更多地着眼于少演少，这是培养人才的需要，是壮大我们的文艺队伍的需要，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需要。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

1980年6月28日

怎样看待“改正右派”

“改正右派”这个词，不怎么准确。本不该划为右派，改了就完了，何必留下这个使人不痛快的特殊名词呢？问题是至今还有不能正确对待这些同志之事，提到时不得不以此名之，但愿到此为止才好。

这里有一例。前不久，报载，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党委推举吴庭训出国考察，他完全符合“既会日语，又精通专业知识的专家”这个条件。可是，上报后却遭到有关部门的反对，原因是对一个“改正右派”只身出国不放心。后经多次交涉才得到同意。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张伞为吴庭训的出国问题，据理力争，这种精神值得赞扬。张伞问道：“一个错划成右派的同志，为啥至今还得不到信任？你们的胆子是否太小了！”看来，这不只是个胆子小的问题，也可能是某种残存的“恐右症”还没有根治。看来肃清极“左”的流毒，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1980年10月4日